

卷一百二十六



東洋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益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二十六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編號 C4492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馬決不能以制勝吁此論戰兵非所以論兵之
守也所謂守者我靜而彼動我逸而彼勞我大
而彼小我衆而彼寡彼用其所長我捨我之短
而用我之長以制之焉則彼進不得戰而退可
以回自然屈服於我矣臣愚無知識輒敢肆其
冒臆而妄爲異議伏望

天地大量潤其區區一念憂邊愛民之誠

以上牧馬之政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二十五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二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簡閱之教上

周禮太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

鄭玄曰軍禮之別有五同謂威其不服僭差者

王昭禹曰坐作進退不講則不知刺伐擒縱不習
則不能春以教振旅夏以教芟舍秋以教治兵冬
以教大閱此所以簡其能也

臣按禮有六禮軍其一也軍禮有五王安石謂

以用其命為主以合其志為終臣竊以為有大師之禮以用其衆有大均之禮以恤其衆然無大田之禮以簡擇之則亦無以別其材力之強弱技藝之能否心志之離合而致之用焉故必有大田之禮以簡其能然後知其力而任之而以興大役合其志而一之而以建大封是知五禮皆不可無而大田之禮尤為其切要者也

大司馬中

音

春教振旅

謂振整其衆

司馬以旗致民平列

陳

平其列如戰之陳

音

辨鼓鐸鑼

鑿之用以教坐作

進退疾徐䟽數之節遂以蒐田

吳濞曰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先王因四時之田以教民戰而春日振旅者取兵入之義以收其衆而使之就農也以旗致民謂植旗而期民於其下也鐸鑼鑿皆似磬而大小異鐸其至大者鑿以通鼓鑼以節鼓鑿以止鼓

臣按兵者守國之備苟非素教之一旦驅之以

臨敵是棄之而已然兵凶戰危以殺戮為事不可以人試於是因蒐狩而習之因祭以行獵用獸以試術使其目熟於旌旗耳熟於號令或坐以待或作以起進而之前退而之後疾而趨走

徐而緩行分䟽而散開急數而屢進皆於是時
聞鼓而興聽金而止一旦用其所以田獵者而
施之行陳用其所以殺獸者而施之敵人不
倉皇失措紛亂無統也

中夏教芟舍

草止

如振旅之陳

群吏撰數

車徒

步讀書

述事契

合驗

辨號名之用

帥

謂軍將

以門名

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
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
如蒐之虞

吳澂曰芟舍草止之法防寇敵也

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也

丘葵曰帥六軍之帥也門所居之門公邑間田謂
之縣小都謂之鄙大夫謂之家鄉謂六鄉野謂六
遂芟舍之教乃寨法專以辨軍之夜事蓋休兵偃
師之時宿火而寢目固無見銜枚而處耳固無聞
也將以鼓鐸而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旗物而揮
之則所見必昧於是專以號名爲尚而號名又必
外假者所以防姦細及間諜等事

臣按所謂撰車徒讀書契如今人按簿籍以點
名也觀其所謂辨軍之夜事可見古人教戰不

徒教其晝且教其夜不徒教其行兵而又教其止息此所以舉無廢事而兵無敗陳也歟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月

為諸侯載旂交龍為旂軍吏載旗熊虎為旗師都謂孤卿載旻

通帛鄉遂載物為雜帛為物郊野載旒為龜蛇為旒百官載旗鳥隼為旗

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彌田如蒐

田之灋

吳澂曰於中秋言治兵者禮春夏不興師秋乃出兵之時也陳旗物所以作戰也辨其用者有所將者有所畫無所將者無所畫

臣按夏秋之教皆曰如振旅之陳又曰其他皆

如振旅遂以田如蒐之法可見四時教閱之法

皆同各隨時舉其重者而言互文以見義也後

世有欲用古法以教閱者宜詳考而兼用之

中冬教大閱大閱兵前期先大閱群吏謂鄉師戒眾

庶脩戰灋虞人之山澤萊所田之野為表除去田田之

日司馬建旗于後表第一也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鐺

鏡各帥其民而致致之大質明天正弊仆旗誅後至

者仆旗而後乃陳陳車兵徒步如戰之陳皆坐使坐

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狗陳曰不用命者斬

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

植所車徒皆作也起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第二乃

止三鼓掩掩其口鐸群吏弊旗又仆車徒皆坐又三

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聚足徒趨及

表第三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快圍徒走速及表

表第四乃止鼓戒三闕鼓以三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

鳴鐸且卻及表退至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吳澂曰仲冬農暇故教大閱以簡車馬習戰陳尤

詳於三時萊所田之野謂芟除其草以便馳驅也

表所以正行列者於百步而立一表三表則三百

步又五十步為一表則四表總三百五十步左右

之廣當容三軍其步數隨軍多少可矣建旗後表

之中謂第四表之中央也質明弊旗謂期眾之至

須早故明以仆旗後至者誅皆坐以當聽誓也陳

前謂南向鄉表也中軍謂中軍將也令鼓者鼓以

作士氣也鼓人師帥旅帥也司馬謂兩司馬振鐸

以作眾也及表乃止謂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

鼓掩鐸掩者掩鐸之上而振之所以止行息氣也

又二鼓而車驟徒趨及表乃止謂自第二表前至

第三表也又三鼓而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謂自第

三表前至前表也鼓戒謂戒攻敵也每鼓一闕則車一轉徒一刺至三而止象敵服矣鳴饒且却謂軍退則卒長鳴饒以和衆鼓及表乃止謂自前表至後表而止也

臣按周禮四時皆教闕而名各不同春日振旅振之爲言收也以冬方大閱春則農務方殷故收其衆也夏氣炎燠萬物告成故以芟止爲名而教之以夜戰之事秋氣肅殺故以治兵爲教而教之以書戰之法冬則農事已隙則通以三時之教而並舉焉故謂之大閱也國家大事在

戎而國之安危下之生死所係當承平之時而習戰陳之法異時有事驅之以臨戰陳肩鋒鏑將可以全勝卒可以全生而國亦由之以全安焉然所以教之者欲其有所辨也辨之於豫則兵知將意欲有所謀爲不待言語告詔曉然自喻於耳目之間耳目有所見聞則心運於中而手足應於外凡士卒坐作進退遲速開合之數皆將意之所欲爲者也如此是惟不戰戰無不勝矣周禮振旅所辨者在鼓鐸鐃鈜芟舍所辨者在號名治兵所辨者在旗物至於大閱則兼

辨夫是三者焉三者行師布陳缺一不可三時
則各專習其一冬閱則兼用其三專之欲其精
熟合之欲其貫通是知先王教戰之法雖多端
而其要不外乎辨而已矣夫戰非一人可爲亦
非一日可了人多而難齊必欲齊之不能人人
以戒之不可事事以教之故有金鼓之聲聲有
不同則事亦隨異有旗物之節節有異形則事
亦隨別苟非早有以辨之乃至臨期而示之必
不能盡記也日多則難防必欲防之晝有晝之
事夜有夜之事晝則爲旗物之號使之視龍虎

鳥龜之像而知所向夜則爲名號之別使之聞
門名縣鄙之名而契於心苟非早有以辨之乃
至臨期而示之必不能遽曉也夫三時各辨一
物則習之熟而諭之深矣苟非合三者而並閱
焉又安能通融而盡其用哉此歲終所以必有
大閱之教也惟今

朝廷教戰之法月凡三次操練非嚴寒盛暑不
息比周人之教閱止於四時尤爲數矣但所以
立爲之法者未必詳盡而所以奉行之者多不
盡心臣願特勅有司集會文武大臣典司政

本及知兵法者斟酌古今事宜立為定制頒之
將領俾其按此教習每歲仲冬

車駕親臨大閱之而施賞罰之典焉如此則列
屯坐食者皆精兵而用之天下無敵矣

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
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
田獵而選車徒焉

朱熹曰宣王之田因此見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
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者異乎尋常之
田矣

臣按古人多因田獵以講武事其所以為田者
非荒于禽也是時周室中微獫狁所侵逼近京
邑宣王即位北伐南征以成中興之功詩序所
謂復文武之竟土者此也東都之會久缺田獵
之禮不講於是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因田
獵以選車徒蓋借蒐狩以講武事以益嚴其內
脩外攘之治焉耳非專為禽也

吉日美宣王田也

朱熹曰此亦宣王之詩

呂祖謙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

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臣按先儒謂宣王所以復文武功業者固不止於二詩所言蒐狩之事然卽二詩而觀之則其車馬徒御之所出可見王賦之復也旌旄車旆之備決拾弓矢之精可見軍實之盛也選徒則囂囂徒御則不驚行者有聞而無聲又可見師律之嚴也會同有繹而助我舉擘積禽也悉率左右而以燕天子又可見上下之情也將用馬力

而旣伯旣禱頒禽之均而大庖不盈又見其繼理之周密蓋一事之間而五美具焉卽此推之則其餘可知矣

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狩于郎

胡安國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兵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芟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

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可不謹乎

臣按先王之田因獵以講武事所謂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也必有一定之所必有一定之時不傷乎農不害乎物所以習馳驅之節試擊射之藝蓋非所謂外作禽荒從獸無厭者也我朝都城西南有海子卽古原圃具圃之類每歲仲冬以後

車駕親臨校獵卽古人遺制也

宣公六年秋八月大閱

林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程頤曰爲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有警而爲之則教之不素豈所以保其國乎

臣按大閱之禮天子之禮也而魯以諸侯行之故春秋書以見其僭禮行之諸侯則爲僭行之天子則保民守國之道也後世雖有教閱之事而其禮不備在漢唐亦間有行者乞勅禮官

會本兵柄者考究周官及漢唐以來典故著為大閱之禮除逐月將帥自行教戰外每歲仲冬請

車駕幸教場行大閱禮以考校將領及軍士技能以賞罰升黜之使天下四夷聞之知

聖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如此不敢萌非分作亂之心

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香草

以為防田之限置旃旌旗之名以為轅門即車以其轅表門也以葛或

覆質質棊也以為繫門中流房握謂兩車轆頭

御擊也者不得入車軌塵謂車不得入門車馬

候蹄相應是揜禽旅掩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

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

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

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

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臣按古者因蒐狩以習用武事非徒以習戰以

行禮也非徒以尚勇力以表仁義也假艾蘭之

草以為防置通帛之旃以為門以毛布覆門臬

恐傷其馬足也車之入門則礙之以車軸以驗

其能御也車轍之塵則欲其不遠馬行之蹄則欲其相應禽之群隊則欲其不遺若是者非御者不失其馳不能也御者不失其馳則射者關弓命中矢獸之過防者不許逐是則戰之不逐奔走也獸之面傷者不許獻是則戰之不殺迎降也獸之不成者不許獻是則戰之不戮幼稚也田雖以得禽爲上而戰則以能射爲先故於頒禽之際又以射爲去取焉古者盛時因蒐狩以習用武事是以三軍之衆耳目之所濡染手足之所運動見聞慣熟心意流通一旦臨於戰

陳之間進退取舍咸中其節是以軍旅所至無不成功教閱之有素也

左傳隱公五年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

杜預曰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四時講武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謂始治其事入曰振旅謂禮畢整衆而還也歸而飲於廟以數軍徒器械及所獲也

林堯叟曰昭文章昭著也君大夫士車服旌旗各有文章明貴賤謂田獵之制貴者先殺所以明君大夫士庶人之貴賤辨等列謂辨上下之等第行列坐作進退皆是也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趨敵之義還則少者在後殿師之義皆所謂順也

臣按成周之世田獵之禮每年而四舉三年而大舉出而謂之治兵入而謂之振旅歸而飲至于廟以數軍實然不謂之治田而謂之治兵不謂之田實而謂之軍實以見蒐苗獮狩之行雖曰以田實以習戰也若其所謂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而總結之曰習威儀則又以見凡其所昭所明所辨所順無非以肄習武事之威儀使其有威而可畏有儀而可象焉後世田獵之禮惟以從禽縱欲爲樂而已無復古人講武之制所謂教閱者徒應故事而射之所施戈之所擊刃之所刺皆無所受之地所演者皆虛文而無實用也

僖公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也周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也明

其用未明見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以貨物

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明定其辭不二價也公曰可以乎子犯

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恭敬之心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作執秩主爵秩之官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

戊明年楚子使申叔去穀釋宋圍明年楚子使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明年戰于

滅文之教也由晉侯以文德教民

臣按晉文公欲用其民以戰而子犯以民未知

義與信與禮故未可用也文公於是示之義示

之信示之禮然後用之故一戰而能成伯功蓋

有合乎孔子答樊遲之問所謂上之所好禮義

信之三事也然聖人所謂好者中心好之自然

有以致民之敬服用情而文公則欲民之用而

故為是以示之此王伯所以分也雖然文公伯

者爾其用民也尚必有以服其心而後用之焉

後世則驅之而已矣苟遂吾之所欲遑卹民之

從違

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地名且

撫其民分貧貧乏者分與之振窮窮困者救振之長孤孤而幼者

養老疾老而病者收介特單身者救災天患宥

寬孤寡赦罪重罪戾輕罪詰姦惡舉淹滯有才德禮新羈

方新叙舊勳祿勳功合親之親任良物事官量能使
者故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如然好結於邊疆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孔穎達曰兵者戰器之名戰必令人執兵即名人
以為兵也簡兵謂料簡其強弱集而簡之且慰撫
其人民也分貧振窮以下皆撫民之事也

臣按簡兵而且撫其民蓋民者兵之所自出也
為民而設兵兵備而民失其所孰與養其兵哉
本朝於邊地命大臣守備而兼巡撫之任即此
意也

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以車甲

鄭玄曰有發謂有車師發卒

孔穎達曰國有軍旅以發士卒主司馬之事王則
命大司徒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
以司徒主眾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

臣按先儒謂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
任之為比長卿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
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為比閭族
黨州鄉伍兩卒旅軍帥其事無不治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鄭玄曰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
戎謂五兵弓矢及矛戈戟也

臣按先儒謂教田獵繼以習五戎與車攻因田
獵而選車徒同意上言教下言習者我教之故
彼習之也戎器必以五以兵法五人為伍故也
田獵所以得利軍旅所以效死人之所欲莫甚
於利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先
王之深意也大司馬秋獮教治兵其以是歟

以上簡閱之教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二十六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二十七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簡閱之教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就即戎也兵矣

朱熹曰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
法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

臣按先儒謂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其教人
又盡本末兼該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
也講武之法末也本末兼該且必七年而僅可